

《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

13位ISBN编号：9787100057707

10位ISBN编号：7100057701

出版时间：2009-06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作者：《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编辑组

页数：53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

内容概要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加快了西学东渐的步伐，中国语言学接受西方语言理论的影响已表现很明显，在音韵学领域高本汉的学说也传入了学术界。1923年汪荣宝受俄国学者钢和泰《音译梵书和中国古音》一文的影响，用译音对勘法来研究汉语音韵，发表了《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于是在中国语言学界激起了一场辩论。这是一场音韵学研究方法的辩论，极大地推动了此后汉语音韵学的发展和现代化。杨树达先生曾将讨论文章编辑成册，为查阅参考者提供了很大方便。到了本世纪初，古音学研究又发生了一场辩论。起因是2001年12月8日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发表了《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演讲。

目录
郭序
陈序
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驳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上的讲话
音韵问题答梅祖麟
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讲辞质疑
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议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说“晒”
中国音韵学的性质与目的——从两个“事件”说起
王力先生的“谐声说”
汉语历史音韵学研究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科学——评梅祖麟教授《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等文章
就王念孙的同源词研究与梅祖麟教授商榷
梅祖麟《中国语言学的传统和创新》商榷
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读后感
诸家质梅文述要
传什么给下一棒——汉语史音韵学接力赛的省思
试论跟明母谐声的晓母字的语音演变（一）
汉语音韵史与汉藏语的历史比较
论上古喉牙音向齿头音的演变及古明母音质——兼与梅祖麟教授商榷
建设创新型语言学
“美”字能归人微部吗？——与梅祖麟商榷
《汉语历史音韵学·上古篇》指误
上古音构拟的检验标准问题
简评潘悟云的《谐声分析与异读》
论谐声原则——兼评潘悟云教授的“形态相关”说
关于《小雅·正月》中“正月”的训诂问题
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之辨伪与求真
论“谐声”的鉴别及声符的历史音变
上、去二声源于韵尾说不可信
关于“去声源于-s尾”的若干证据的商榷
编后记

《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

书籍目录

郭序陈序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驳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的讲话音韵问题答梅祖麟
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讲辞质疑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议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说“晒”中国音韵学的性质与目的——从两个“事件”说起王力先生的“谐声说”汉语历史音韵学研究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科学——评梅祖麟教授《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等文章就王念孙的同源词研究与梅祖麟教授商榷梅祖麟《中国语言学的传统和创新》商榷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读后感诸家质梅文述要传什么给下一棒——汉语史音韵学接力赛的省思试论跟明母谐声的晓母字的语音演变（一）汉语音韵史与汉藏语的历史比较论上古喉牙音向齿头音的演变及古明母音质——兼与梅祖麟教授商榷建设创新型语言学“美”字能归入微部吗？——与梅祖麟商榷《汉语历史音韵学·上古篇》指误上古音构拟的检验标准问题简评潘悟云的《谐声分析与异读》论谐声原则——兼评潘悟云教授的“形态相关”说关于《小雅·正月》中“正月”的训诂问题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之辨伪与求真论“谐声”的鉴别及声符的历史音变上、去二声源于韵尾说不可信关于“去声源于一s尾”的若干证据的商榷编后记

章节摘录

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一王力果真不懂“同声必同部”吗？ 讲话首先是集中攻击王力先生连段玉裁的“同声必同部”说的重要性都不知道，在自己的研究中不懂得利用谐声字的资料来解决问题。这就是王力先生同李方桂先生、董同龢先生所以分出高下的原因，并煞有介事地举出两个证据：一是王力先生用《诗经》押韵的材料给脂微分部，由于合韵较多，“并不坚持一定要分部”，结果董同龢在《上古音韵表稿》中参考谐声字给解决了，“老师不能证明的学说给学生证明了”。然后轻佻地挖苦讽刺说：“脂微分部的历史说明什么？如果我是王力，在30年代研究脂微分部，把南北朝诗人用韵的资料用尽了，把《诗经》押韵的资料用尽了，还是功亏一篑，不能证明脂微两部一定要分，我会想：还有什么资料可以用，用了以后可以把‘脂微分部’这个学说证成？如果我真正体会段玉裁‘同声必同部’的力量，一定会去分析谐声字，不必等董同龢40年代的研究，就把脂微分部的问题全部解决。王力先生显然没有如此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没有真正体会段玉裁‘同声必同部’的力量。”二是“还有旁证”，这就是王力先生的《汉语音韵学》大量地征引清儒古音学的原文，讲段玉裁的古音学那一章征引了六段段玉裁的话，“惟独没有征引的是段玉裁最有名的论‘同声必同部’的那段。”(214页)经他这样一涂抹，王力先生似乎真的不懂段玉裁的“同声必同部”理论，似乎也真的研究古音不知道用谐声字材料。

《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

精彩短评

- 1、对学习有帮助，开阔视野，了解学术动态有帮助。
- 2、文革餘孽
- 3、这本论文集对于梅祖麟和郭锡良双方就音韵学大讨论是一次总结。
- 4、我不评论
- 5、没见到啥好方法，倒是攻击挺多
- 6、毫无节操
- 7、杜绝西方伪科学东渐的一本集子
- 8、這個年代還會因幾年前的爭端而出書罵幾個人，這不是學術應有的態度。
- 9、取其善者
- 10、声张正义，炮轰梅氏。他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学人当以此为诫。
- 11、不评分。其实书中最大的亮点是鲁大师。
- 12、哪是讨论集，倒像大字报~
- 13、烂书，文革余孽。
- 14、杜绝西方伪科学东渐的一本集子（h/t jacquelineix）
- 15、语言学
- 16、打是亲骂是爱。
- 17、这本书是对那次大讨论的一个概括性总结，值得一读。
- 18、《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内容为：众所周知，五四运动加快了西学东渐的步伐，中国语言学接受西方语言理论的影响已表现很明显，在音韵学领域高本汉的学说也传入了学术界。1923年汪荣宝受俄国学者钢和泰《音译梵书和中国古音》一文的影响，用译音对勘法来研究汉语音韵，发表了《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于是在中国语言学界激起了一场辩论。这是一场音韵学研究方法的辩论，极大地推动了此后汉语音韵学的发展和现代化。杨树达先生曾将讨论文章编辑成册，为查阅参考者提供了很大方便。
- 到了本世纪初，古音学研究又发生了一场辩论。起因是2001年12月8日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发表了《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演讲。
- 19、有种开批斗会的感觉。郭锡良真的是王力控啊...
- 20、梅祖麟可能确实过于激进了点，但是引来专题围剿，还是让人对王力徒子徒孙的势力感到害怕

1、這是一本很奇怪的書。先是2001年12月8日梅祖麟在香港語言學會年會作了演講《有中國特色的漢語歷史音韻學》。這一講話很奇怪。更奇怪的是後來JCL還發表了這篇講話(2002)。於是郭錫良等人就編了這本奇怪的書。當然，書雖奇怪，文章卻好，集中體現了學界對諧聲、漢藏比較的看法。而且大都持討論問題的態度，和梅氏那篇奇怪的文章風格不同。或者說，梅氏那篇文章本身就奇怪，這書裏大部份的文章單獨拿出來看都不奇怪，但是湊在一起，總給我一種奇怪的感覺。當然，也有一些奇怪的角落。潘柏年的《梅祖麟 中國語言學的傳統和創新 商榷》(pp. 195-217)，花了2頁多的篇幅(pp. 213-216)，指出梅祖麟使用名詞不當，其實沒有必要。潘指出：「梅祖麟《中國語言學的傳統和創新》用了兩個十分奇特的名詞——『金陵《切韻》』與『鄴下《切韻》』，在《比較方法在中國，1926~1998》又再次徵引相同文字，此處也是作『金陵《切韻》』『鄴下《切韻》』，證明這兩個名詞不是偶疏之誤，而是梅祖麟獨特的見解。」梅氏兩篇文章，分別發表於2000年和2003年。其實，《中國語文》上發表的丁邦新的《重建漢語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一文(1995)就已經使用了「鄴下切韻」、「金陵切韻」這兩個名詞，所以這並不是什麼「梅祖麟獨特的見解」。然後潘氏自己設問，梅氏使用這兩個名詞，是指有兩種《切韻》呢，還是指《切韻》可以拆成兩部呢？接着就是大段文字，說明《切韻》只有一種，而且不能拆成兩部。其實這些說明沒有必要，因為梅氏顯然不是這個意思。潘氏自己最後也引了一段梅氏的話，說梅氏的本意是金陵方言、金陵音系和鄴下方言、鄴下音系。然後說梅氏的用語不恰當、不謹慎，「難辭其咎」。(p. 216)可見梅氏的用語並不會造成誤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看到這篇文章的緣故，前面提到的1995年《中國語文》上的論文，丁邦新在收入自己的論文集(2008)的時候，改成了「鄴下音系」和「金陵音系」。但是在附記中指出：「當時用『鄴下切韻』、『金陵切韻』的名稱來凸顯我的意見。」(2008:71)可見，丁氏也不認為使用這兩個名詞有什麼大問題。丁氏所用的「凸顯」，指出了「鄴下切韻」、「金陵切韻」相比「鄴下音系」、「金陵音系」的優勢，即凸顯是要根據《切韻》構擬這兩個音系。當然，諸如「金陵切韻」這樣的詞，單獨拎出來的話還是可能讓人誤解的，所以潘氏認為不恰當也不無道理。但是，正如上面所言，「金陵切韻」比「金陵音系」更能凸顯是要根據《切韻》構擬，所以也有一定的優勢。而且，我以為，一旦約定俗成之後，「金陵切韻」之類的詞就不會讓人誤解了。所以，使用這兩個詞，也未必「難辭其咎」。魯國堯的《論『歷史文獻考證法』與『歷史比較法』的結合》，拿佛教在中國的傳播來比附，唯識宗短命，禪宗盛行，差別在於是否中國化。(pp. 102-103)這個例子我認為是不恰當的。唯識宗的著作，現在學術界和宗教界還在研究。和唯識宗相關的因明，在西藏盛行。況且，就算唯識宗完全湮滅了，難道就能以此得出結論，唯識宗不如禪宗嗎？更何況，科學和宗教不同。研究方法，能以流行程度為標準評判高下嗎？魯國堯的另一篇《說「晒」》(pp. 107-115)，已經不是討論的論文而是抒發感想的散文了。引了杜甫的《戲為六絕句》「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又說「不管怎麼說，『晒未休』的文章是被歷史淘汰了，確乎『滅』了」，並由此得出結論「割斷歷史、否定歷史的做法不會得到歷史的承認的，只能是落得一個『滅』字」。這就是純粹的感想抒發了。唐代書籍亡佚眾多，歷史上「晒未休」一類的文章，流傳下來的可不少。2010年，潘悟雲以趙翼的「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作為《域外漢語音韻學論文選序》的結語，不知道是否帶有一點回擊的意思。引用文獻梅祖麟. 2002. 有中國特色的漢語歷史音韻學[J].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002, 30(2):211-239丁邦新. 1995. 重建漢語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J]. 中國語文(6):414-419丁邦新. 2008. 中國語言學論文集[M]. 北京:中華書局:71潘悟雲. 2010. 域外漢語音韻學論文選[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https://gist.github.com/2653241>

《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